

# 汶川三周年：以家常的方式默默传奇

李晓亮

从伤痛到新生，从悲恸到欣喜，从坚守到崛起，从犹豫惶然到信念笃定，从山河破碎到无限生机，再到希望升腾……这一切的改变，只在三年之间。三年时间，转瞬即逝；三年之后，四川再起。

你我都知，世上本无奇迹。一切的“神话”和“神化”的深处动因，或皆源于人们对超出自己认知范围和接受限度的巨大变化的莫名惊诧和信息隔膜。从这个角度看，三年立川，绝非什么缥缈虚幻的神迹，而是普通民众的艰难奋起。

它真切地发生于我们身边，以生活的、家常的方式默默地“传奇”。奇迹源自努力，是国人的点滴努力，是川人的不懈进取，是所有汇聚于此的爱心与信念的交织汇聚。

这篇灾后日记，记下的是日常的改变，点滴之间积沙成塔；记下的是一种信念和希望，是对生命的敬畏和礼赞；记下的是一次对精神的洗礼，对以人为本的重建与发展的前瞻和坚守。千日不长，震碎的山川田园尚未完全弥合伤痕，裸露的创口，时刻提示和警醒着幸存者，要更加坚韧顽强——活着，就要活得更好。

千日亦不短。因为，青草已然覆盖往日废墟，一种向死而生的精神，在倔强地疯长。当五月的鲜花开满原野，所有人都在见证着曾经的伤心地，正绿意盎然地生长着一种力量，一种来自内心的不屈的力量，一种蕴涵了勇毅与决心，智慧与坚韧，尊严和希望的建设性力量。

因为对这片土地深沉的爱，对这个国家和民族的爱，对生命对生活对未来的爱，

三年时间，灾区面目遽然转变。从“破坏”到“重生”，从“旧貌”到“新颜”，改变之间，希望升腾。国之命，在人心，也在信心。三年间，信心的传递，抚慰了惊惶的心灵，恢复重建靠的就是生者的信心。

今日重访灾区的人，都会对灾后重建的奇迹由衷惊叹。青川县经济和商务局一位官员对媒体感慨，“灾后重建的城市建设，将比震前提前了20年甚至50年。幸存者是最幸福的。”

“幸福”非安语，而是有着制度的支撑。温家宝总理日前在考察灾区时，就指出重建后城乡居住住房条件显著改善，公共服务设施水平大幅度提升，基础设施保障能力明显提高，产业发展实现再生性跨越，精神家园得到了同步重建。“短的时间内，达到现在水平，可以说是创造了一个奇迹。”

超越自然的奇迹，总是在对厄运的征服中出现。四川人用三年时间，践行了这句哲语。如今，阴霾散尽，笑靥如花，不仅是时间的自然力量，更是不屈不挠、自强不息、坚毅乐观、豁达奋进的精神风貌和抗震精神的综合疗效。

对人而言，或许这种精神的挺立与改变，比单纯的沙石砖瓦的重建更为重要。而以人为本，规划先行，举全国之力，统筹兼顾，依法重建的重建经验，在抗灾史上应该都能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国家靠近人情，权力走向人性。在废墟黯然的背景下，三年来闪烁着最为可贵的人性之光。三年后，遏止住哀痛，我们更敬畏自然，更珍惜生命。以人为本的救援安

置，戮力同心的重建规划，同气连枝无私无畏的八方驰援，这一切的文明建设，都令我们从灾难的悲痛中进发，驻足欲臻至美的生者世界。

如果说当年的国家哀悼日标示了国家进取、文明进步，那么三年立川的奇迹，更将铭记在中华民族的文明之路上。

恢复重建的成果，展示着社会人情的至真至切，链接到了你我普通人的现实生活和精神家园。这足以映射生者的勇气和诚意，看出国家的进取和希望。

今天，2011年5月12日，三年前的这天你未被击垮，就永远不会倒下。三年重建的启示录上，希望在改变重生中升腾跳跃。当家国文明置于最宽广坚实的人性之上，我们一定能历尽劫难而走进现代强国之林。

冰点时评

## 谁在诽谤统计局

冯雪梅

几个有关城镇居民居住支出的数据彻底把人弄昏了。它们均来自国家统计局(包括统计局工作人员的解读)，并且，每一个数据都言之凿凿，有理有据。

111元。3日，有消息称，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0年居民消费支出显示，居民每月住房支出为111元，排在衣食住行的末位。此数据即遭质疑，跪求统计局帮忙租房、山顶洞人、胶囊公寓……讽刺挖苦里透着舆论的明显不满。

320元。4日，备受责难之下，住户调查办公室副主任在国家统计局网站发表文章，解释“人均111元”来自抽样调查，不包括购房支出和自有住房虚拟租金，主要是房租、水电物业费、取暖费等，而且是租房和自有住房的平均数。如果按户计算，2010年城镇居民户均月住房支出为320元。

680元(人均)，1958元(户均)。统计局的解释，显然没有平息众怒。10日，统计局相关人员再次针对争议发表见解：“人均111元/月的居住支出，并不是国民经济核算数据”，“按照国际标准，国民经济核算口径的居住消费支出与住户调查口径的居住支出有所不同”，“二者均不包括居民购、建房支出”。作者“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上的数据粗略计算，2010年城镇居民人均用于居住的实际支出(包括住户调查口径的居住支出和一部分购房支出，不包括虚拟支出)已超过8162元，也就是每人每月支出680元以上，约合每户1958元/月”。

数字解读中，不乏意见表达：“目前社会上出现了一种以误读和曲解统计数据以吸引公众眼球的现象，这是违背科学的和不负责任的，是对统计工作的偏见和歧视！”“希望社会各界能够理解统计部门，在发现统计部门的不足时，应多提建设性的意见，不要动辄诋毁甚至诽谤统计部门。”

作者的公职身份和文章的出处(刊发于国家统计局网站)，让解读具有权威性，也让“误读”、“诋毁”、“诽谤”等见解，暗合官方态度。

统计是一门科学，普通人大多是“门外汉”，统计中所运用的工具、方法等，并非人人都能了解与掌握。所以，一些时候，公众难免对统计数据“误读”，面对质询答疑解惑，对引发争议的统计结果作出通俗易懂的解读，当是统计部门的职责所在，因此，大可不必(其实也没有权力)对“误读”动怒。

而统计数据失信于民或者备受争议，不全因民众的“懵懂无知”。不同口径的统计数字打架、注水、造假，统计方式与调查样本存在偏差，统计部门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公众责难最多的，通常是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些统计调查，比如人均工资、住房支出等。统计结果与个人的经验感受相差过大——当然，不能说每个人的经验都是正确的，如解读文章所说，统计“绝对不能包打天下”，也“不能面面俱到地直接反映所有个体现象”，但是，当这种反差明显存在，而且，客观数据与主观感受云泥之别时，统计者是不是应该格外审慎？统计项目的负责人，不可能不食人间烟火，当“死”的数据与“活”的现实相抵触，统计人该不该多一份警觉，并由此审视统计中所运用的工具、方法，调查所采取的方式、样本的选择，以及操作化过程中的疏漏？

具体到此次的住房支出统计。一周时间，几个不同的数据，混乱之中已让“权威性”荡然无存。调查样本中，自有住房比重超过80%。也就是说，80%的调查对象不用付房租(或者象征性地交一点)，这样的样本选择，科学与否？能否如相关人员所言，反映“从个体现象中提炼出来的普遍规律”？作为统计学专业人士，该不会不知如此的样本选择有问题吧？

有趣的是，遭遇“拍砖”之后，数字在“提升”中发生微妙变化——每一次解释都说统计无误，但每一次都给出一个更可靠、更有说服力、超过原先数倍的新数据。其所传递的信息，实际上是住房支出远非作为论证“依据”的111元。或许，这个“基数”准确无误，但它已经失去了任何实际意义。

懵懂无知是可以“教化”的，民众素养的提升，有赖于各种普及的知识普及。误读在所难免，解释与沟通才不可或缺。诋毁与诽谤却是不可轻易言说，民众批评政府，就算有谏刺，也与诽谤无关。即便是针对某个具体官员，如若没有“故意的恶意”，大约也上升不到“罪责”的高度。真正应该小心与提防的，反倒是“歧视”、“诽谤”之类的官方态度。



## 暴利中总有地方政府逐利的影子

谢显航

4月底，央视财经频道记者选择广东至辽宁运输线路，跟随货车司机进行了三天两夜的体验。调查发现，运费至少三分之一被高昂的过路过桥费吸走。数据显示，路桥业利润远超房地产行业、石油、证券等行业，完全是一暴利行业。(中央电视台5月10日)

《证券日报》曾评比过2009年三大暴利行业，路桥收费业位列榜首。公路经营为什么暴利？一是因为消费者必须照价买单——路是不能不走的；二是因为违规收费，收费站不该设的设，该少设的多设。2008年，国家审计署曾对国内18个省份收费公路进行了审计，发现辽宁、湖北等16个省份在100条公路上违规设置收费站158个，至2005年底违规收取通行费149亿元。浙江、安徽等7省份提高收费标准，多征收通行费82亿多元。

无论是政府还贷的公路，还是经营性公路，肥水都会流向政府。前者自不必说，钱就在政府手里打转，利润流不出去；而后者呢，政府自然少不了自己能得

的份额，要不，他们怎么会玩猫儿腻，在还贷的期限内，将政府还贷路变成经营性公路转给企业，或是批准明显不合理的收费期限？难怪论者指出，很多地方把收费公路当成了印钞机。

而一向饱受诟病的房地产业暴利，最大受益者同样是地方政府。统计表明，在整个房地产的建设、交易过程中，政府税、费收入占到了房地产价格的30%至40%。如果再加上占房地产价格20%至40%的土地费用，地方政府在房地产上的收入占到整个房地产价格的50%至80%。

种种迹象表明，大凡赚钱的行业，往都有政府部门的影子，或是政府直接参与买卖，或是给予企业垄断特权，让其有独占优势，或是给企业以政策优惠。

如果说钱流向政府部门后，基本上做到了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那么，公众也难怪有多大损失。然而，恰恰在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上，很多事情让老百姓不放心。比如，前不久媒体报道，北京1年的停车费用接近100亿元，但北京公开的2010年占道停车收费收入仅为2110万元，比2009年还减少1200万元；广州花都公路收费站1年

收费4000万元左右，18年来至少收费10亿元，而其中大部分资金去向不明。收费公路收取的费用本应用于还贷、道路养护、人员费用、管理费、投资再建设其他道路，但审计表明，全国18个省份政府和交通部门将291亿应专项用于还贷的通行费收入，改用于其他项目，至于有多少被用于铺张浪费或者中饱私囊，媒体不断曝出的贪腐案可以提供判断参考。

时下，社会正在热议房价悖论，一方面农民卖不出去，贱至几分钱一斤，一方面城市居民抱怨菜吃不起。问题出在哪，很多人都在探寻，都在思考。其实，在媒体报道的大量信息面前，答案已经明了。比如，过多的路桥费让蔬菜运输成本太高，“最后一公里”过多的管制让蔬菜进城成本太高，高房价让卖菜成本太高等。而增加成本的关键环节，都连着暴利的行业，暴利又都进了政府部门腰包。解铃还需系铃人，与其广作社会动员帮农民卖菜，与其四处出击打击涨价行为，不如规范政府行为，让政府回归公共服务本位。这样，不光是菜价悖论问题，还有很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 有五千年的历史，少有五十年的建筑

严辉文

76岁的沈阳市民赵永明，抱着把“老沈阳的背影留在脑海里”的念头，却意外见证了老沈阳一些短命建筑灰飞烟灭的悲剧。他目睹了18层的辽宁省科技馆背负着126公斤炸药，被整体爆破的情景，又目睹了投资2.5亿元兴建的18岁的沈阳五里河体育场“夭折”。在挥泪告别了23层的天涯宾馆后，他又眼睁睁地看着亚洲跨度最大的拱形建筑、年仅15岁的沈阳夏宫2秒钟内变成一堆废墟。《中国青年报》5月11日)

赵永明老人在沈阳看到的炸楼毁楼，其实也正是当今中国城市建筑短命的一大缩影。一个比较权威的说法是，我国当代建筑的平均寿命只能维持25年到30年，难怪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范柏乃先生要感慨：“我们已有五千年的历史，却少有五十年的建筑。”

单从建筑的命运来说，恐怕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一直处于一个摧枯拉朽或

者拆旧建新的阶段。如果说在上个世纪某个狂热的年代，“破四旧”的狂风暴雨将一些传统建筑人为摧毁是无知者无畏的话，那么，如今的毁旧建新，恐怕就是在跨越式发展、几年大变样、建设一流城市之类的口号支撑之下，自以为是的“无知者无畏”了。

今天我们比任何时候更需要土地置换，比任何时候更需要腾出空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雨后春笋般的新建筑，这大约也是一个客观的现实。但让旧建筑短命，除了一些客观的需要外，主观原因还是更重要的。比如，权力自认为高明，自认为今天可以通过经营城市，通过拆旧建新来演绎我们空前绝后的建筑智慧，这也许就是拆旧建新的主流驱动力。

相关统计数据表明，英国、法国、美国的建筑统计平均使用寿命分别为132年、85年和80年，与此比较，国内建筑寿命太短了。对此现象，学者通常把原因归纳为“四说”：“质量说”、“规划说”、“政绩说”、“暴利说”。范柏乃先生认为“政

绩说”更值得关注，应该是所言不虛的。就不用去列举一些城市毁旧建新的糗事了，总而言之，在如今的城市主政者心目中，对于传统建筑缺乏保护意识，也缺乏敬畏意识。他们不会从内心里把它们当做历史的载体、文明的载体、城市的载体、人类的载体，甚至对于一些传统建筑的独到之处也干脆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比如1988年建成的辽宁科技馆，还拿过鲁班奖，在从事爆破工作的工人眼里堪称是“楼坚强”，拆掉它，就连参与拆楼的工人都感到极为心疼，因为它比我们的新建筑实在是要牢固多了。但如此“钢铁战士”般的建筑，又有谁知道珍惜呢？最后还不是在政绩工程的张扬和GDP的追求面前倒塌，化为粉齑！

对于城市的未来，当政者们虽然不至于口头上否认后辈们的建筑智慧会远胜于我们，但至少在行动上已经作好了把土地用足、把空间占满的准备，至于后代的建筑智慧，也是宁可相信我们这一代早已经空前绝后了。

益，其责任是在商业开发和文物保护问题上妥善权衡，保证古代文明遗迹不因现代建设而受到破坏。然而，在千年遗存沦为开发商饕餮大餐这件事上，杭州市政府有关部门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使得开发商得以在违规的通告上肆无忌惮地一路狂奔。

事实上，文物保护让位于房地产开发的现象，在全国各大城市都屡见不鲜。北京市近期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2007年、2008年两年，北京市涉及土方施工的4191个新开工程项目中，只有2.3%进行了考古勘探。可见，当前城市开发建设中“唯经济论”的思想已经对中国的文物保护造成极大伤害。如若相关部门再无所作为，珍贵文物只能在一片拆声中消逝无踪。

## “荣誉市民”像是一枚金诱饵

邓海德

近日，佛山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启动第四批荣誉市民的评选授荣工作。在佛山捐助500万港元以上，或者投资3000万美元，或者为佛山招商引资做出突出贡献的港澳同胞、华侨以及外国人士，有资格申报“佛山市荣誉市民称号”。充满社会意义的“荣誉市民”称号，为何设置这么多经济门槛？有市民对此次公布的条件提出异议。《广州日报》5月11日)

市民的异议，有些“很傻很天真”。因为在有些荣誉面前，我们千万不能单纯地顾名思义——比如“联合国人居奖”，其实和联合国搭不上什么关系；又比如“城管局长联席会议”，据传是个既非官也非民办的四不像。当此背景之下看各色“荣誉市民”，心就淡然许多。

这当然不是说“荣誉市民”称号的设置不正当，而是这个帽子显然不如叫“经济贡献突出人士”更准确。但世上的事情，都不能太较真：比如副经理，你得名称为经理人家才高兴；唱了两首歌，出场就得称为艺术家才靠谱……那么，“荣誉市民”这个本应既要考量经济贡献，也要考量社会贡献的称号，沦为单纯以金钱考量的物事，也就“合情合理”了。

这是一个连西太平洋大学的学历都可以叱咤风云的年代，在“道德血液”需要呐喊呼求的背景下，荣誉不过是底线失守后的一枚棋子，摆来摆去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完成一桩桩交易。据说佛山的“荣誉市民”有两个经济门槛，捐助500万港元以上、或者投资3000万美元，而第三个所谓“特殊贡献”的门槛，解

## 三网融合不该成“一网垄断”

毛建国

一部高清电视除了看电视，还能上网下载歌曲登录网站；一部手机除了打电话，还可以同步收看电视直播，还能无线上网……有消息称，5月8日，武汉移动与武汉广电达成协议，一直备受关注的“武汉首个三网融合套餐”同期出炉，用户年花1399元便可率先体验“三网融合”。据称，这在全国尚属首批。《中华工商时报》5月11日)

按照武汉移动负责人的说法，“三网融合套餐”将满足大多数用户家庭对于通话上网和看电视的数字化需求。市民仅需1399元年费，享受一年期2M宽带、互动高清电视以及600元话费，资费比原来各自分开价格优惠，最高降幅达70%。

不知道这个账是怎么算的。现在大多数家庭选用的宽带套餐，是包含一部分话费的。我所在的城市，一般一年价格在千元左右(移动更便宜，本地移动宽带打的广告是一年399元)，而数字电视费用，为三四百元。也就是说，大多数家庭的宽带加话费加有线电视费，共约1400元。对比之下，我并不觉得武汉

## 充满娱乐悬念的故宫盗宝案

张敬伟

北京故宫被盗，有网友在微博上爆料称，8日晚至9日凌晨之间，故宫博物院被“凿墙盗宝”。依据此前媒体报道，故宫的安全防卫如今形成了人防、技防、物防和犬防的四道防线，但此次看来未能阻止偷窃事件发生。警方对此案已展开调查。《京华时报》5月11日)

看了这篇新闻，给人的感觉是：不仅这盗宝贼的胆忒大了，而且故宫的安保措施太“奥特”了。据称，被盗文物虽说没有故宫馆藏，只是香港私人展物，但失窃价值也高达数千万元。更因让人的是，虽说警方已经用录像锁定了“嫌疑男”，但嫌犯如何穿越故宫安保的四道防线，到底是网络上风传的“凿墙盗宝”还是闭馆前藏匿半夜施盗，到目前为止都是一头雾水。

从媒体报道可以看出，故宫曾经有过5起盗宝案，但都被破获。不过，上世纪中晚叶的盗贼们只是缺乏技术含量

的“三网融合套餐”优惠很多。而且，所谓的“三网融合套餐”是打包出现的，用户没有选择权，要选只能选三样。可有相当一部分用户不需要三项礼包，现在人人有手机，许多人不需要固话，这部分费用就属于强制费用。

当一种服务打包出现、强制销售时，其实已经是垄断了。就跟微软一样，生产操作系统，现在又在操作系统上面强制推广软件，那对于用户来说，何来选择权？这不是垄断又是什么？也正是因为这一理由，微软全面进军计划，屡遭美国国会否定。

“三网融合”应该是一种业务的融合，体现在终端上，让用户拥有更多的选择权，用户花同样的钱甚至更少的钱得到更好的服务。“三网融合”，不能说选择了我的宽带也必须选择我的电视，在具体业务上用户可以有不同选择。

移动与广电联手，双方还是各自经营各自业务，所谓融合只不过是营销手段的整合，用户的选择权不仅没有扩大，反而缩小了。联想未来，如果相关方面搭车销售其他业务，用户怎么办？如果选择拒绝的话，就意味着打不了电话，看不到电视，上不了网？

的小贼，被抓获一点都不令人奇怪。而今，四道防线都防不住汪洋大盗，不免让人心生联想。

其实，博物馆失窃案，本身就充满传奇色彩。否则，它也不会成为全球各地不老的神秘题材。《偷天陷阱》、《盗走达芬奇》等大片，无不与此相关。而且，全球各地博物馆和艺术馆藏被盗事件也经常发生。美国作家爱德华·多尔尼克曾写过《是名画总会偷的》一书，书中指出，这些“失窃的杰作可以组建一座博物馆，堪与世界上任何一家最伟大的博物馆相匹敌”。而且，很多偷窃手法很低级但很有效，譬如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就是在卢浮宫关门后，由一个偷偷藏起来的工作人员放在衣服里偷走的。

既然世界著名的博物馆和艺术馆都躲不过被盗的宿命，故宫失窃似乎也有某种“合理”性。不过，这种“合理”不是偷盗有理，而是应该理性应对这起偷盗事件。